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周禮訂義卷五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九百四十七 經部

周禮訂義卷五十一　　宋　王與之　撰

夏官司馬下

司士下大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劉執中曰凡以道藝仕於國不以貴賤總謂之士始附於版者士也故曰司士○王昭禹曰自公至士皆事人皆事事合而言之謂之司士○鄭鍔曰以序官攷之朝之上士二百五人六鄉之族師每族上士一人則七百二十人鄙師每

鄙上士一人則一百二十人何止於八十一元士哉中士以千計之幾五千下士以萬計之幾五萬其數之衆如是故雖公卿大夫咸載於版而特以司士名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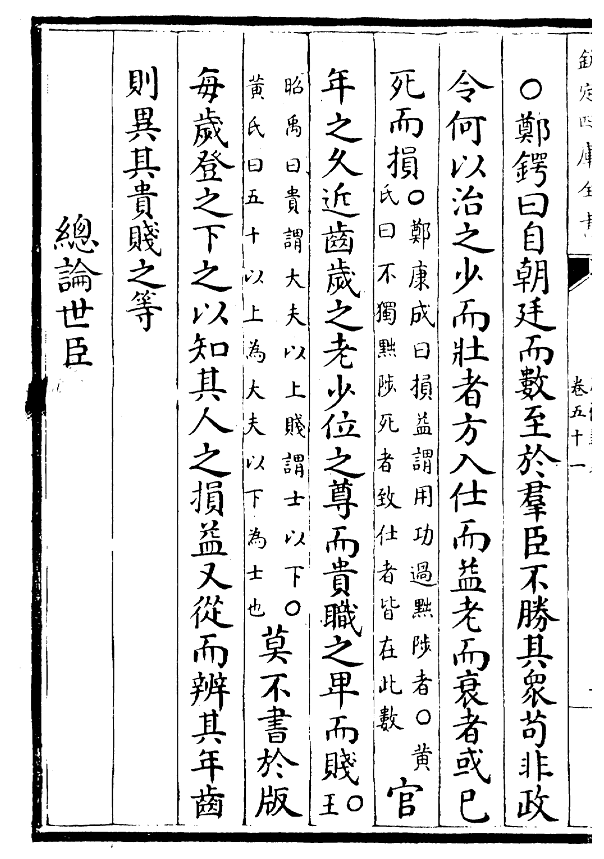
王氏詳說曰今之六部古之六卿也攷其職則天官冢宰為尚書令非吏部也司士掌羣臣之版其吏部歟○黄氏曰自大夫以上屬射人猶今吏部尚書選也士屬司士猶今吏部侍郎選也今之兩選絶不相知尚選常病其濫侍選常患其壅周之羣臣版籍盡在司士而詔爵詔禄必由之蓋有負則罝無負則不

事出於一而本末舉

賈氏曰其職掌詔爵詔祿與司馬進賢興功同故在此

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

鄭司農曰版名籍也○黃氏曰今版簿也○賈氏曰羣臣之版謂畿内朝廷及鄉遂都鄙羣臣名籍也○王昭禹曰治其政令即損益之數與辨其年歲貴賤之等是也



○鄭鍔曰自朝廷而數至於羣臣不勝其衆苟非政令何以治之少而壯者方入仕而益老而衰者或已死而損○鄭康成曰損益謂用功過黜陟者○黄氏曰不獨黜陟死者致仕者皆在此數官年之久近齒歲之老少位之尊而貴職之卑而賤○王昭禹曰貴謂大夫以上賤謂士以下○黄氏曰五十以上為大夫以下為士也莫不書於版每歲登之下之以知其人之損益又從而辨其年齒則異其貴賤之等

總論世臣

胡安國曰帝王不以私害公故仕者世禄而不世官任之必以其賢使之必以其能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見使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上世有自躬耕釣渭擢居輔相而人莫不以為宜伊陟象賢後相大戊太公世羙入掌兵權不以世故疑之崇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見囚仲為卿士亦不以父故廢之惟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朝廷官爵為己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及童稚公道不行然後夷狄侵

陵國家傾覆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世卿非禮裳裳者華何以作乎曰功臣之世世其禄世卿之官嗣其位禄以報功也故其世當延位以尊賢也故其官當擇官不擇人世授之柄黨與傾衆威福下移大姦根據而莫除人主孤立而無助國之不亡幸耳春秋於周書尹氏武氏仍叔之子於魯書季友仲遂皆志其非禮也

愚案世臣之説自古有之但古者有世臣無世官

始曰象賢濟美皆一世之選伊尹之後有伊陟巫咸之後有巫賢太公之後有呂伋所以扶持國家者未嘗不賴之也至春秋時世臣之說遂變為世官是以三家世為魯卿六卿世將晉軍田氏專齊甯氏專衛自春秋以來所以治世官者甚嚴叔向所謂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隷瑕禽所謂七姓從王今皆為篳門圭竇世臣淪喪一至於此此無他世官之禍熾故世臣之說廢也加以三家併

魯六卿分晉田氏併齊時君世主力戒此事所用皆雜進傾巧朝廷所籍以扶持國家者殆無其人甚者相他國之人如秦張儀相楚齊孟嘗相秦國不自信其臣而取之他國之人范睢蔡澤獵取秦相世臣淪喪至此極矣豈非懲世官之弊而遂廢世臣耶孟子親見當時禄去公室政在大夫之禍自夫人觀之豈敢復以世臣為論然告宣王乃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䟽踰戚可不謹

歟孟子意以為不得已而用疏遠之人當詳其賢否若傾巧相奪者宜勿用也不特此也如論君不當視其臣如犬馬草芥其意可見惜乎孟子之說不行

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

王昭禹曰邦國者諸侯也都家謂大都小都家邑○鄭康成曰縣鄙鄉遂之屬○黄氏曰縣鄙遂官則於鄉而見鄉為國中○賈氏曰士庶子亦如宮伯卿大夫之子謂適子庶子

其支庶宿衛王宮者也○黄氏曰必知此數而後其員闕為可知有卿大夫有士庶子獨無士士其所掌治也卿闕選於大夫大夫闕選於士庶子士闕固不專取於士庶子陞進其法著於此士庶子其秩視士而猶繫於其父兄未命也士庶子有常員

以詔王治

項氏曰詔其任用進退也○劉執中曰太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治事而詔王廢置

此又詔王治者大宰詔之於職事之終也司士詔之於論定之始也王制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禄之則司士者司馬之屬

以德詔爵以功詔禄以能詔事以久奠音定食

項氏曰此謂試官始進者其有德者則試之以爵待其有功乃授之以正禄此以待賢者也能者先試之以事待其久而事成乃定其稍食此以待能者也○鄭

鍔曰有其德者詔王以其爵有曰三公曰孤曰九卿
曰大夫之等有其功者詔王酬以其禄有三大夫倍
以士有上士倍中士之别有其能者詔王任以其事
如知禮者命以典禮知樂者命以典樂居是官也已
久如倉庫氏之類則定食於此官使子孫為氏也○
黄氏曰以能任事其官以才選使之治軍旅使有爵
者秉王之倅車頒問慶弔遣使皆是也雖有秩久亦
當定其食共工工官掌水土之事而鯀特舉治水則
其大
者也

易氏曰爵有高下皆以德詔禄有豐殺皆以功詔此
為公卿大夫士之受命而為王臣者設也然當時之
士亦有不命者焉鄭氏謂府史為官長所自辟除又

謂胥徒為民之給繇役者凡此皆服役於公上亦既
因能而詔以事矣惟其不命故以久奠食而不言詔
奠其食則未為禄也校人曰等馭夫之禄宮中之稍
食宮中則師圉府史以及胥徒者所以言食馭夫則
僕夫趣馬等之為大夫士者所以言禄蓋當時一命
以上謂之禄庶人在官者稍食而已如宮正則月終
會其稍食醫師則歲終稽其醫事而制其食槀人則
乘其事試其弓弩而下上其食凡此皆奠其食於任

事既久之後者也賈氏亦曰據能者先試之以事事成乃定以稍食其能堪用乃後亦詔授之以正爵禄其序如此○陳藴之曰爵禄事皆稱詔惟奠食不言詔者則知爵禄事皆有去取進退惟上之特命而奠食乃其常俸所當得之稍食故不言詔也言久者計其歲月之久所當食之俸若書稱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位事惟能皆此理也

陳及之曰後世但以官府煩多疑周官不知當時以

事之多寡而損益其員數觀卿士之賢能而為爵禄之予奪則位無虛設禄無虛受官安得至於冗濫哉

唯賜無常

王氏曰賜出於王之恩恩有厚薄則賜有多寡又何常之有且賜而有常則辟無以作福矣○易氏曰繼於司士以詔王治之後則亦有可常者矣○鄭鍔曰司勳曰凡賞無常此曰唯賜無常何也葢賞者因有功可賞則賞之其無常者特以功為輕重賜則出於人君之恩其無常者乃以

君命從事此其所以異

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許亮反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音泰下同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

鄭康成曰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之位○黄氏曰王日視朝羣臣朝焉蓋常朝也司士與射人聠官故其所掌皆法度儀制治朝治軍無二道也司士掌羣

臣之版故使掌朝儀之位〇鄭鍔曰宰夫射人朝士皆有正位之事司士又掌正朝儀之位者射人所掌賓射之位朝士所掌外朝之位宰夫司士皆治朝也司士正位而辨其等宰夫則察其不如儀者也

鄭鍔曰朝必有儀儀本於位有以正之則其儀不亂爵各有等等所以別貴賤有以辨之則其等不差玆朝儀所以肅〇黃氏曰辨其貴賤之等將擯王揖〇易氏曰位著雖有貴賤而布置所向無非尊王〇王氏曰鄉明以聽天下者王也故南鄉面王而荅之者

公也故北面孤佐王者也故東面卿大夫佐王者也故西面王族故士虎士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則從王者也故南面順王所向焉三公東上則北面以左為右故也自孤以下皆以近尊為上○鄭鍔曰孤東面則處王之右賓之也卿大夫西面則處王之左任事之責也北面者東上東向者北上西向者亦北上皆以近王為上王族之故士親則王之族而爵則故為士而晚退者也○李嘉會曰王族故士故為士者留以宿衛必有年勞者未仕雖王族不

留王宮也○黄氏曰王族故士王族之常為士者已老而賢者使日朝焉親親尊賢敬老其義一也故卿大夫宜亦有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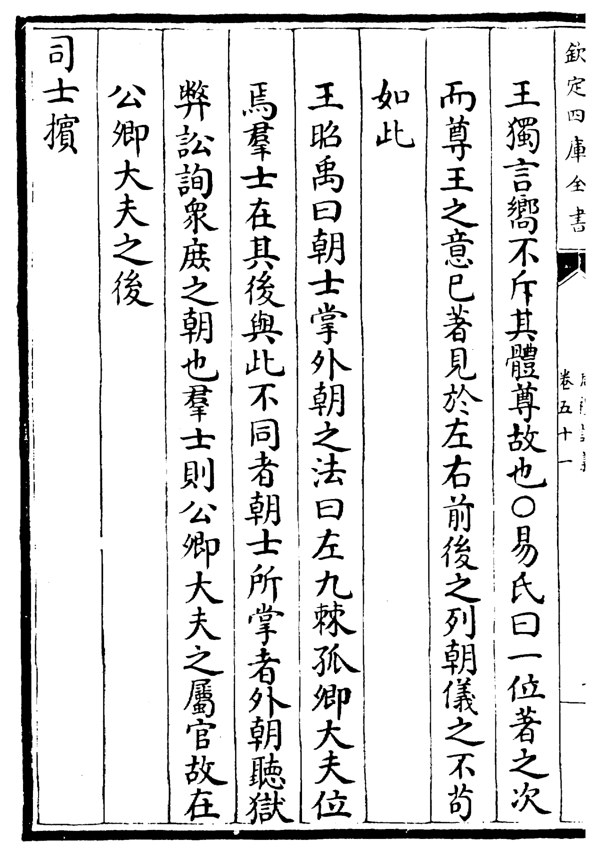
虎士則虎賁之宿衛者○陸氏禮運解曰故士有謀者虎士有勇者

在路門之右備非常也大僕則出入前驅者大右則羣右之長也大僕從者則凡祭僕御僕隷僕皆是也○賈氏曰所謂上者皆據近王為上不據陰陽左右也

在路門之左備駕乘也○易氏曰以其居王之後不嫌於南面

或南面東上或南面西上同王所嚮而在路門之外亦以近王為上也○劉執中曰位於路門左右且南面者居王之後故王還則左右揖之

○王氏曰公以下皆言面



王獨言嚮不斥其體尊故也○易氏曰一位著之次而尊王之意已著見於左右前後之列朝儀之不苟如此

王昭禹曰朝士掌外朝之法曰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與此不同者朝士所掌者外朝聽獄弊訟詢衆庶之朝也羣士則公卿大夫之屬官故在公卿大夫之後

司士擯

鄭鍔曰位巳正則王出視朝司士乃擯王出揖羣臣接下思恭欲羣臣自盡以奉上所以致體貌之隆小宗伯於命諸侯賜卿大夫爵之時則儐其字為儐此司士擯其字為擯蓋儐之為義進也擯之為義相也臣下儐之則敢進故於賜爵用之人君之出則擯而相其禮故於視朝用之

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

鄭鍔曰三孤貳三公弘化九卿列職佐王皆在所尊禮也故特揖焉特謂一一揖之也大夫作而行事之臣有中大夫有下大夫同其爵之等則旅揖焉旅衆也總一等之爵則衆同一揖也○黄氏曰士無位士卑不常朝也今大中大夫以上始常朝然士旁三揖則士亦有位於此矣今大朝會陛朝官皆赴蓋若是歟士不著位而以揖見從可知也鄭康成言羣士東面約外朝而言也然經言士旁三揖則東西皆有士

矣鄭又言公卿大夫得揖乃就位士發在其位未必然經文自公以下位皆定而後司士擯之揖與鄭說異士三揖者猶以其等也

易氏曰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其位皆南鄉而在王之後故還而揖之〇鄭鍔曰在王門左右者皆順王所嚮故王將以揖之則必還揖還者謂回而嚮之乃揖也

鄭鍔曰觀周人之詩於天保之序曰君能下下以成

其政攷此特揖旅揖三揖之儀則周之盛王可謂能下下矣衮冕巍巍尊無與二而視朝之際徧揖羣臣然後大僕正位無乃大過乎漢諸侯羣臣朝正月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傳曰趨殿下郎中俟陛之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吏以次陳西方東嚮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嚮鴻臚設九賓臚句傳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帝乃知皇帝之貴亦異於周人之禮矣司士之揖豈可行

於後世乎

大僕前

鄭鍔曰旣揖矣大僕自門左之列進而前正視朝之位

王入内朝皆退

黄氏曰大僕前導王入也王入内朝句絶王入内朝即路寢之庭燕朝也○鄭康成曰王入入路門也王入路門内朝朝者皆退反其官府治處也○王氏詳説曰天子有三朝外朝治朝燕朝是

也庫門之外為外朝則路寢門外與路寢門內之朝皆為內朝矣但以日眡事則曰治朝退適路寢之庭聽政則曰燕朝內外之朝本無定名以燕朝為內朝則治朝為外朝矣庫門之朝為外朝則治朝又為內朝矣玉藻曰朝服以日眡朝於內朝退適路寢云退適路寢者是內朝之內又有內朝也是燕朝也文王世子曰其朝於公內朝則東面北上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夫司士所掌之朝治朝也玉藻以

路寢之外為內朝而文王世子又以司士所掌之朝為外朝治朝可以兼內外之名也

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令

易氏曰國中之士治謂士之在國中者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非公卿大夫以下之總號歟○黄氏曰國中自郊闗以內治有所請治也自甸以往各有所屬

鄭鍔曰周制有國中之士有邦國之士有異姓之士

國中之士王朝之士也王朝之士其數至多司士掌

其治所謂損益之登下之與夫年歲貴賤之辨是也平居治之有素矣及夫用之則有戒以飭之使畏有令以督之使行其人雖衆安得不從吾治哉○項氏曰若今吏部掌黜陟授士進退也

掌擯士者膳其摯

賈氏曰擯士謂初得命為卿大夫士執摯見於王司士擯之使見王也○鄭康成曰膳者入於王之膳人○鄭司農曰膳其摯者王食其所執羔鴈之摯○易

氏曰諸臣之六摯猶諸侯之五瑞五瑞用以享故三璧則受之而復之書所謂如五器卒乃復是也六摯不用享故三帛二生一死則受之而不復各適其宜而已三帛則共王之服二生一死則共王之膳以示納用其德也〇黄氏曰庻人工商皆有摯賤不通孫氏曰周家三載賔興雖曰出長入治莫攷爵命之詳獨於司士掌擯士者膳其贄古者不為臣不見見而有贄則入仕之初也蓋先王待新進之禮常厚而

律新進之法常嚴禮所以養其自重難進之風法所以勵其趨事赴功之操方賔興之始有三公六卿以涖於上有羣吏衆庶以賛於下待以鄉飲酒之禮而獻其書於王王者既再拜而受登於天府之籍内史又從而貳之以為異時爵禄之階待之之禮可謂厚矣及擯見於王委贄為臣也乃屬諸司馬而詔爵詔禄詔事一惟司士之聽王制云升之司馬亦不為無據蓋新進作起草萊故役之祭祀賔客會同之事使

知登降揖遜動容周旋之節律以軍旅之法而警懼其苟且怠惰之心斯皆為有用之材而不病於見聞之陋矣若夫諸侯歲貢士於天子亦於司士隸屬焉三歲則稽士任之得失而進退諸侯之爵禄庶幾四方之彥皆獲仕於王朝而無敢鹵莽應選者矣

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息亮反其灋事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

易氏曰祭祀之時羣臣羣有司與焉或助其禮或執

其事此所謂士則同姓之士也○鄭鍔曰以下文言賜爵必呼昭穆而進知之也掌士之戒令則卜日以後之戒令也詔相其法事則凡祼獻之法事也○王昭禹曰法者謂事之存於度數者○賈氏曰告語併擯相其行禮之事○鄭康成曰賜爵神惠及下也○鄭鍔曰王之族為士而助祭故序以昭穆於祖行為昭者立於昭位於父行為穆者立於穆位祭末旅酬之時呼以昭穆而賜以爵○薛氏曰宗廟之禮所以辨昭穆三昭三穆則設於室中之昭穆羣昭羣穆則與於祭

者之昭穆室中之昭穆則教化天下而使皆知尊祖之道祭者之昭穆則教化天下而使皆知長幼之序○黄氏曰専為同姓大夫以上則燕士賤賜爵而已

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

易氏曰此繼宗廟祭祀而言當在賜爵之前今乃言於後重其事故特言之○鄭康成曰割牲制體也○劉執中曰謂朝踐獻腥則豚解為七體也饋食獻熟則為二十一體而爓之也犬豕牛羊則辨其骨肉之貴賤以為衆俎焉○鄭鍔曰使司士帥其屬割之又羞而進何

邪蓋割牲者欲得其正而俎豆者行禮之器凡元士皆習於禮者然後為之割之正也非知禮者不能也○易氏曰司士言割牲則割其牲之體諸子正六牲之體則正牲之全體禮之輕重不同而職之先後或異所謂聯事也

黄氏曰射人賛射牲司士割牲相終始也

凡會同作士從才用反賓客亦如之

鄭康成曰作士從謂可使從於王者○薛平仲曰作之云者蓋勉而

進之公卿大夫之列也夫為士而有進進不自已之心而無悽悽不獲伸之意則一旦與之從金革歷行陣蓋有臨難而不顧其身見危而能致其命者矣

鄭鍔曰會同士則當從司士選其同行者也會同朝覲之時射人則作大夫介大賓客則作卿大夫從司士掌士治故所作者皆士也詩人之詠文王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人必用士以為輔無所往而不從然師保二官會同之際王舉則從不待於作若士則非師保之比作之則從不作則不從其當從者司士

作之也

作士適四方使色吏反為介

鄭鍔曰若王遣使傳命於四方而奉使之人用士以為介者亦司士作之虎賁氏有適四方使之文然考之左傳適四方為使有專用士以往者亦使卿大夫往而為之介者如天王使石尚來歸脤蓋專用士為使也說者又謂司士作其適四方為使者亦使作其適四方為介者其說亦可用○賈氏曰聘禮大夫為

次介餘皆士介天子使大夫下聘諸侯亦使士為介

若使卿大夫則射人作之故射人云作卿大夫從

王氏詳說曰有士大夫有公孤卿大夫士大夫者有官君子之通稱也公孤卿大夫士者五等諸臣之異稱也司士掌羣臣之版自三公以及大僕從者各正其位以司士名官者謂公孤以下皆有官君子為已之所司也鄭氏既以擯士士從之類為執羔鴈卿大夫矣而於作士適四方引春秋石尚為證意謂天子使大夫適四方而元士為介也曾不謂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宰周公來聘安知此所謂適四方者非上卿乎上卿聘則

大夫為介矣

大喪作士掌事

鄭康成曰事謂奠斂之屬

易氏曰司士掌羣臣之版而總謂之士是以掌三者作士之事會同賓客作士從謂卿大夫之可使從於王者也作士適四方使為介謂天子使卿適四方則大夫為介使大夫適四方則元士為介也大喪作士掌事如奠遣之類

作六軍之士執披方寄切

鄭康成曰作猶使也披柩車行所以披持棺者有紐

以結之謂之戴○賈氏曰柩車蜃車也披者車兩旁使人持之若四馬六轡然故名為披也謂之戴者喪大記云纁戴是也

○黄氏曰皆有爵者也比長以上鄉役屬引而使其長執披司徒曰役司士曰軍事任可知○賈氏曰六軍之士即六鄉之民但天子喪用千人而此云六軍者千人出自六軍故號六軍之士非謂執披有七萬五千人也○楊氏曰大司徒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遂人大喪帥六遂之役而屬六綍要之披也綍也引也皆所以扶持棺以行者而執之者皆此千人則鄉遂皆有其人非止六鄉也

凡士之有守者令哭無去守音狩

鄭康成曰守官不可空也○易氏曰不以喪而廢其職

國有故則致士而頒其守

鄭康成曰故非喪則兵災○易氏曰亦不可以故而弛其防

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禄

易氏曰上經言士者總公卿大夫士而言之此言邦國則諸侯之卿大夫士亦總曰士也○鄭康成曰任其所掌治○王昭禹曰邦國之士皆命於王其任有

勤惰有功過而爵禄有進退者則司士於三歲而稽攷之此黜陟勸沮之法所以皆本於王朝而國無異政歟春秋列國之君爵位名號皆自已出或禄或繼皆非王命孔子所以譏之

愚案此是稽諸侯貢士之賢否以行賞罰周禮諸侯貢士一項不見他官想司士得兼其稽攷進退之權

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

二十人

鄭司農曰燕義曰古者天子之官有庶子官與周官諸子職同文

王昭禹曰掌國子之倅而名官謂之諸子者蓋公卿大夫士之子自其衆而言之○陳君舉曰諸子隷於司馬何也古者大夫士國子皆從金革之事而不征於司馬無非其官之長素稟命焉一旦用之將有不如令者捨之則不能以正衆遽用法亦難乎為上矣

俾之屬以傳軍正用之則其官自為帥其徒自為伍所以整衆亦所以全恩也○李嘉會曰諸子不屬之司士主公卿大夫士之子或曰庶子亦如宮伯所掌不屬之宮正也在此者與司士等皆是辨論官材之事

掌國子之倅七內反

黄氏曰燕義曰周有庶子官諸子即庶子也國子適庶兼稱倅副貳也庶子副貳適子故曰國子之倅周

官適子為門子小宗伯掌其政令適子承襲庶子有才則諸子進而爵秩之故與司士聯職而獨掌其倅○易氏曰故書倅為卒鄭氏以下文有游倅故改為倅職末言修德學道固游倅之事此主下文兵甲之事則卒之一字即有什伍之意○王氏詳說曰國子有正有倅已仕其正也未仕其倅也所謂國子存游倅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是也此王制所謂不世爵者歟○王昭禹曰國子之教師氏掌其正者也諸子掌其倅而已○鄭鍔曰人君於功臣之類賢者之世欲與之共治天下既教其適又治其庶他日人才源源不窮矣故設官以掌之如此○呂芸閣曰古之為國其

使君臣相信非一日積也太子君之貳也國子之倅諸侯諸臣之貳也以諸侯諸臣之貳事其君之貳學相同則好相合矣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是也事相同則情相信矣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是也故太子雖未為君也君臣之交際已盡賢不肖之知已悉可任使之材已備則先王之慮後世者不為不豫也

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

方氏曰戒之使勿怠令之使有為教之以其藝治之以其事知其戒令而後可以教治也則所主在乎戒令然後及教治焉故於戒令言掌於教治言與○鄭康成曰戒令致於太子之事教治修德學道○鄭鍔曰○既有戒令又有教治則教以道德而治其事焉

劉氏曰辨其等以其父之爵為之等○鄭鍔曰別其為卿為大夫之倅使尊卑有等○賈氏曰謂才藝高下等級也○方氏曰經言以攷其藝而進退之則等有上下矣藝之等則庶子之官所自制於宜別其詳

○吕氏曰正其位謂在朝廷則尚

爵在學校則尚齒也〇劉氏曰叙其齒而為之位也凡入學以齒〇賈氏曰位謂朝太子時依父蔭高下為列〇鄭鍔曰其父之爵尊者其位高其父之爵卑者其位下使上下有序〇方氏曰言諸侯卿大夫之士庶子則位有貴賤矣爵之位則人君之所先故宜正其位

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子忽反伍置其有司以軍灋治之

呂氏曰國有大事謂大祭祀大喪紀大賔客大燕饗之類〇賈氏曰下有兵甲之事則此大事謂祭祀〇黃氏曰諸子不掌適

子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適庶咸在太子居則監國出則撫軍皆大事也故諸子盡帥國子而致之○鄭鍔曰公卿大夫王所用也公卿大夫之子太子所用也王用其父太子用其子茲其所以為御臣之術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太子之令是從則太子之令行而權有所歸矣李氏曰王者之師非直興之閭里又取諸世族彼以父祖富貴之相承宜有報上之心而況德行道藝之素習孰不知忠孝之美任之以金革則與干賞蹈利庸徒鬻賣者有間矣且太子將為君國子將為臣君

臣之分未定而恩義固已接矣今日之遊倅安知不為嗣王之將帥哉文王世子曰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太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此諸侯禮也豈天下之事而有不用力者乎○呂氏曰古者太子與卿大夫之子同在學或有大故則使太子帥其餘子在宮中天子同其父御兵於外其子弟佐太子守宮於內此見得內外相維持不拔之理夫太子素與諸侯之子弟朝夕習熟故後來諸侯之子立為諸侯時事太子為君此正是封建諸侯之本平日在學時必擇其能為諸侯則他日立為諸侯有不可立者則不立也如國語宣王欲得國子

之能訓諸侯者樊穆仲曰魯侯肅恭明神而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王乃命魯孝公於夷宮此是諸侯子弟同在學者又如楚世家曰周當成王時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伋俱事成王亦可以見太子素與諸侯子弟相處此其意可以槩見至春秋鄭太子忽在周猶有此意

鄭鍔曰或有甲兵之事國子肄於太子其捍患也不可無車甲其在師也不可無卒伍諸子授之以車使得以載乘授之以甲使得以自衛又合之使為卒伍各相連屬○鄭康成曰軍法百人為卒五人為伍又為之置軍中之有

司亦如司馬之類得以統攝之○王昭禹曰若伍之有公司馬卒之有長

一切以軍法從事○王昭禹曰其坐作其賞罰若軍旅之事而已蓋膏腴之

習有所恃而不用軍令者治以軍法則人知所畏矣

上言掌國子之倅下言自帥國子而下皆言國子而

不及倅豈非無事之時國子隸於師保惟有事與用

兵諸子兼將而統之歟○李嘉會曰太子之職在於

侍膳問安朝夕侍君父者今合國子自成一軍得無

任之重乎其賢耶固可無慮不賢耶能無可慮乎是

不然也如漢太子監屯兵必有子房為少傅叔孫通為太傅況周家太子師傅之官最所謹重茍不任師傅寧不別有人乎所可慮者國子多與太子同學人情容熟或以情撓法則將奈何此所以貴乎以軍法治之也

司馬弗正音征下同凡國正弗及

鄭康成曰弗不也○王氏曰司馬弗正國正弗及則是諸子正之太子用之而已○鄭鍔曰六軍之衆司

馬得而治之國子隷於太子雖司馬掌征伐之權其有軍賦亦不得而正之正謂軍賦也此與為俊造之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事異而意同○黄氏曰不惟兵甲之事凡國征賦皆弗及所謂貴者賢者皆舍後世亦然春秋楚有東宫六卒至唐遂置太子六卒○劉迎曰國之俊造之士尚弗征於司徒司馬寧有國子乃公卿之子弟既致於太子而唯太子所用豈有諸子既正之軍法而復正於司馬與正於國乎先儒謂正為征言司馬有軍事弗賦則是改征為賦矣至後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皆此啓之不知國子於太子

既於患難相左右緩急相倚仗他日為君臣心腹股肱皆是人耳所以治於太子惟諸子正之歟若夫都司馬亦嘗掌都之士庶子車馬兵甲之戒令而以國法掌其政教矣然為國子則諸子正之封於都邑則都司馬掌之其為車馬甲兵之事一也○劉執中曰聖人防微護國之根本使諸侯卿大夫之子為太子之肘腋而倅於王也司馬弗正正者政也司馬之政得正於鄉遂及天下之諸侯而不得施於諸子之卒伍也則國之根本不可得以動搖矣凡國正弗及者言冢宰之治所以正六宮範諸侯也唯弗及於諸子則太子得以為王之腹心而可以御羣臣矣周公之制防微固本傍及於此而後代反以為怫者蓋無三代所以教太子胄子之道也是以先王之治必先學校者以能正人心而致其忠義於君父也文王世子其教者可見矣

易氏曰治之以軍法與司馬之所以用其民者同不以貴者而廢乎法公其法也不正於司馬之賦亦不與司徒之力役不以有司之法而律貴者重其事也

大祭祀正六牲之體

鄭康成曰正謂禮載之○鄭鍔曰祭祀凡牲在鼎一人以匕出之一人載之於俎司士割之而使諸子正之葢割不正不食況祭祀之事神乎○劉執中曰諸子學禮樂詩書將世其父而本之用者割牲羞俎豆

則已仕者為之而司士掌焉諸子則涖而觀之朝踐而豚解必腥以獻也酳尸而體折必熟以獻之至於犬豕牛羊升首薦血六牲之體必叙以獻而中乎禮樂之節皆有司為之也茍失其叙有不中禮則諸子得以正而叙之故曰正六牲之體習之以其行也○黄氏曰六牲六官之所奉也司士割之諸子正其體敎之為有漸矣

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

鄭康成曰位佾處○賈氏曰樂有舞之處皆使正舞人八八八六十四人之位并授其舞之器文舞則羽籥武舞則干鏚○王昭禹曰正舞位謂國子之在舞位者授舞器謂國子之受舞器者蓋先王之教國子成之以樂而大司樂教之以樂故凡樂事則帥之而舞而諸子所正之授之者如此○黄氏曰大胥合舞致諸子故諸子於此正舞位授舞器○李嘉會曰正之授之於未入大胥之日者諸子也故大胥曰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者此也

大喪正羣子之服位

黄氏曰羣子庶子也喪之服位庶子不得與適子齒特言羣子著其別也○賈氏曰服謂公卿大夫之子為王斬衰與父同位謂殯宫外内哭位

易氏曰樂事則舞有出入之位亦有文武之器大喪則有親疎貴賤之服亦有親疎貴賤之居授之正之皆諸子之責

會同賓客作羣子從

鄭鍔曰從非必盡從也作其當從者耳○黃氏曰會同賓客當從王則選行者其餘則與適子俱侍太子漢蕭何識此意○李嘉會曰從曰羣子又非惟諸子所掌之倅

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

鄭鍔曰先儒謂政事者繇役之事國子存遊倅者言有事之時此國子存遊暇無事之倅中使脩德學道竊疑存字之義未通近世王安石謂國子服政故事

之遊倅弗服政故存之而已以凡國之政為一句事

國子為一句存遊倅為一句穿鑿尤甚要知為國家

其政事之時為國子者當有事焉或唯太子之命是

從或授甲車以從軍國子於是時不得以自暇也若

夫未仕之庶子則不與事矣其為學不可以或廢也

於國子中存其遊倅使之脩德學道也遊倅者未仕

之倅遊如逸遊之遊見其無事之意○黄氏曰國子

與王子弟共學國有政事國子雖盡有職任而必存

遊倅使之脩德學道學校不可一日廢也一人元良萬邦以正先王所務莫上焉遊言其無職任也○易氏曰使之脩德即師氏所謂三德教國子者使之學道即保氏所謂養國子以道而教以六藝者德原於性故謂之脩道公乎人故謂之學○鄭鍔曰德本於一性之所自得在我脩焉而已道出於聖人之所傳非學則不知德既使之脩道既使之學苟無以攷校之則勤者亦怠矣故春則合諸學秋則合諸射以攷

其藝而進退之焉學謂東序在王宮之左者射謂射宮虞庠之在西郊者其為學則一也以其合之以攷道藝故以學言之以攷射故以射言之○王氏詳說曰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又曰祭於瞽宗夫東序夏人之大學也瞽宗商人之大學也上庠周人之大學也成均五帝學之總名成王之時所兼用也初不及其小學此曰春合諸學秋合諸射學大學也射澤宮之學也所謂養庶老於虞庠在周之西郊是以養庶老在是擇士而習射者亦在是以其養庶老故以虞庠稱之以其習射故以射宮稱之習小學之謂也道藝文事也文事屬乎陽故春合之射武事也武事屬乎陰故秋合之先王於國

子教之以文欲其德行道藝足以表人教之以武欲其有事之際能任甲兵之事又欲其功之易成故因時順氣以合之大胥之教諸子也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所專主者教以樂舞也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其所專主者造以四術也諸子既教以文又教以武先王之世非惟為國子者有文武之才凡為遊倅者亦教之有素也○李嘉會曰無職事之國子始曰遊倅脩德學道宜專心致意焉故可行進退之法○王昭禹曰宮正會其

什伍而教之道藝教之於宿衛之時諸子春秋合之於方學之時攷其藝而進退之則能者在所進不肖者在所退也〇易氏曰進者任以國事而退者亦有以勉其所未至〇劉執中曰攷其藝而進退之王制曰小樂正簡不帥教者告於大樂正大樂正告之於王王親視學又不變屏之遠方

王昭禹曰先王之時貴而國子賤而萬民其教之也文德武事無乎不備況公卿大夫涖職於外者其子弟宿衛於王宮涖職於內者其子弟守固於邊鄙則

諸子掌其教治如此不亦宜乎

司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康成曰右謂有勇力之士充王車右〇王氏曰人之左手不如右強故車置勇力之士謂之右〇王昭禹曰羣右之長所以謂之司右〇劉氏曰司右羣屬車之右若王之五路右其玉路金路者下大夫也右其象路者上士也右其戎路木路者中大夫也故司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徒八

十人者皆羣屬車之右也

黄氏曰左主射右持車故司右與射人聯職而虎賁以下扈從王者列於其下朝儀之位大右大僕虎士列於路門右右皆主衛從也羣右列於甲兵戈盾弓矢官之下不聯大右甲兵嚴飭而後戎車駕事之序當如此司右雖主羣右之政令而其秩卑於僕御御射固高於右也戎右中大夫其事重也

掌羣右之政令

鄭鍔曰或謂乗車之路尊者在左御者在中勇力之士在右車必有右況王之五路乎今攷之經有道右有齊右有戎右而玉路田路俱無右先儒謂齊右兼玉路之右戎右兼田路之右然則玉路以祀金路以賓皆文事之容戎路以即戎田路以田以鄙皆武事之容故獨以兼之司右乃衆右之長羣右皆其所統治也○李嘉會曰戎右齊右道右天子乗車之右皆中大夫下大夫非司右之屬也司右之右乃兵車之右用以征行侵伐故凡國中之有勇力者皆屬焉一旦有事則取之以為右

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毗志反其乘繩證反屬其右

鄭鍔曰王有軍旅會同之事以車從車之卒伍亦如萬民之卒伍司右令之使相聯屬也○賈氏曰左傳云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司馬法二十五乘為偏百二十五乘為伍是車之卒伍也○王氏曰車之卒伍車僕所謂車之萃也比其乘使車皆有行列屬其右使車右皆有統攝○王氏曰比其乘則比其乘之馬使齊力屬其右則屬其右之人使同心○黄氏曰凡乘王倅車者皆比之而其右皆屬之司右主車故獨合車之卒伍古法五人為伍百人為卒後世兵法

有以七十五人將重車合一車而為百人 ○鄭康成曰合比屬謂次第相安習也

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掌其政令

鄭康成曰勇力之士屬焉者選右當於中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 ○鄭鍔曰為車右者勇力之士皆用五兵者也五兵非人之所能用而勇力過人者尤非易得幸而有焉選百得十選十得一凡國中之有斯人則使之屬於

司右庶得選擇以為用也何則有車上之五兵有步卒之五兵戈也殳也戟也酋矛也夷矛也是謂車上之五兵無夷矛而有弓矢是謂步卒之五兵非勇力之士則不能用屬於司右非惟選之以待用亦掌其政令使强有力者無所肆其暴矣

王氏曰先王既合萬民之卒伍以時習之皆使知戰又屬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於司右使掌其政令則軍旅之事有選鋒以待敵齊民得免死焉無事之時

武夫皆寓於官府無所奮其私鬬矣○王昭禹曰唐之弊也一旦有警而宿衛之士皆不足以授甲又烏知成周之法

虎賁音奔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

薛平仲曰虎言其有力如虎也賁言其旅力方剛也虎賁有虎士八百人用之以先後王而趨非部分之嚴節制之素難乎為衛矣故虎賁氏則以下大夫二人為之○黄氏曰虎賁氏有所主帥且為近衛故高其爵○鄭康成曰不言

徒曰虎士則虎士徒之選有勇力者○易氏曰此言虎士八百人與牧誓言虎賁三百人其數爲不同葢此以衛至尊爲主惟衆而後可以備儀衛

陳及之曰虎賁八百人葢天子親兵六軍之外禁衛惟此而已王不出則虎士不出及其弊也以之從軍旅賜諸侯非舊制矣○胡康侯曰自古盛王雖用文德必有親兵專掌宿衛周公指虎賁與常伯同戒成王欲其知恤虎賁者猶今侍衛親軍也康王初立太保奭命齊侯呂伋以虎賁百人逆於南門呂伋者太

公望子自諸侯入典親軍猶今殿前步軍都帥也勲德世臣總司禁旅虎賁衛士宿衛王宮其為國家慮深遠矣○吕東萊曰周公戒成王何故以虎賁與任人牧人凖人同一般説此最是周公養成君德深厚處大抵外朝之臣人君臨朝方得入覲而人君見其望高德厚待之為嚴不敢褻近侍衛僕御朝夕親比若得正人動作起居默移陰化須到聖賢地位故虎賁綴衣位最賤職最親所以亦須要得人○鄭節卿

曰宮正宿衛之士統於大宰而虎賁之虎士八百人亦王之親兵而屬諸司馬此司馬亦聽命於大宰耳必散諸司馬者内外雖不可以不相統而彼此之勢則不可不相持是故兵衛掌於宮正而王之親兵與四夷之兵掌於虎賁與司隷漢以南北軍相制國朝以皇城司殿前司相維持大抵皆周人之遺意

掌先悉薦反後戶豆反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

鄭鍔曰王出則或居王前以為之先或居王後以為

之後其先後也欲嚴以肅故皆趨其趨也必以卒伍如軍法焉○劉氏曰雖趨亦不離其卒伍示衆以嚴肅也不特國中為然王者有軍旅會同之事皆然

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

鄭鍔曰王所止舍之處設梐枑再重以為閑則守乎其外王在國雖處宮禁之嚴又守乎其內○易氏曰入而在國則五寢次舍以為宮若有大故其所防者尤當致嚴又守王門

資之以衛至尊○易氏曰五門出入必幾○鄭康成曰非常之難要在門如是則八百人之衆不足恠也

及葬從才用反遣車而哭

鄭康成曰遣車王之魂魄所馮依○賈氏曰遣車將葬盛所苞奠遣送之車其車内既皆有牲體故云魂魄所依

適四方使所吏反下同則從士大夫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則奉書以使於四方

鄭鍔曰王朝或遣使於四方所遣者士大夫也必從

以虎賁。○劉執中曰虎士從之護王命也多難之世寇攘姦宄或為患於道路道路不通王命壅遏或有徵召於諸侯虎賁氏奉王之書以使於其國惟其武勇故使之犯難而往也

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史二人徒八人

鄭鍔曰旅如旅力方剛之旅旅有力之意故人之背旅謂之膂以其有力故也。○賈氏曰旅見其衆賁見其勇或謂有虎賁氏八百人矣又有旅賁氏十六人何耶葢八百人

分為卒伍而趨於王之前後則既衛其前又衛其後也旅賁氏之十六人則夾車而趨或防其左或防其右此其所以異○李嘉會曰大夫不可徒行故旅賁氏止用中士不使大夫

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

鄭康成曰夾王車者其下士也下士十有六人中士為之帥○鄭鍔曰夾王之車執戈所以擊刺執盾所以捍衛左右必皆八人人主上法乎天而左右之衛

亦取象於八卦故數皆八也車之運行其勢疾矣及其止也餘力未定慮其運而不止故持其輪而止之自非旅力過人安能然也。王氏曰持輪所以為安也。李嘉會曰王止則亦止而衛王

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

鄭鍔曰祭祀賓客會同王則吉服旅賁亦以服而從先儒以為王衮冕則旅賁齊服服玄端竊以為不然言服而趨者謂常時夾王車或以介祭祀會同賓客

則無用介惟服其所當服之服而已○王昭禹曰服而趨者其服亦如王祭祀賓客之服何以明之下文言軍旅則被甲而趨蓋能自保衛然後可以衛至尊有兵甲之事尤不可不先自備或使之介其介也亦以重天子之威

喪紀則衰七雷反葛執戈盾

鄭康成曰葛葛絰武士尚輕○賈氏曰臣為王貴賤皆斬衰麻絰至葬乃服葛今王始死即服葛故云武士尚輕

軍旅則介而趨

鄭康成曰介被甲○王氏曰旅賁則王衛之尤親者
王吉服則亦吉服王凶服則亦凶服王戎服則亦戎
服亦與王同其憂樂也○易氏曰祭祀會同賓客喪
紀軍旅各以吉凶之服衛於王軍國之容有足觀者
矣

節服氏下士八人徒四人

黄氏曰其服衮冕名之曰節以著别也○鄭鍔曰或
謂春官有司服掌王之衣服宜可得而節此官所言

初無撙節之意何以為上節王之衣服耶夫王之衮冕裘冕固非臣下所可服然有時而服之亦以行禮之故爾行禮則服之事已則止其服也固有節矣此序官節服之意

掌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大常

鄭鍔曰祭祀朝覲王乘五路建大常服衮冕此禮之至文而盛也又使節服氏六人與王同服以維持大常之旒蓋大常十有二旒其長曳地必用人以維持

之維者以縷綴連之義每旁三人則法陽數之成而以象天陽俾服衮冕同王之服以尊天之象○易氏曰王於郊祀服裘冕而節服氏之六人者亦服裘冕王於祭祀朝覲服衮冕而節服氏之六人者亦服衮冕若是何以為節曰是乃所以為節也春秋之法貴賤不嫌於同號以其有節存焉王眂治朝其位亦南鄉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其位亦南鄉則尊卑何以無辨位同乎南鄉從王於後也服同乎衮冕裘冕從王於左右也既有前後左右之節矣則位序服飾乃衛至尊而崇威嚴亦何嫌於同

愚案此便是顧命一人冕執劉一人冕執戣相似

諸侯則四人其服亦如之

賈氏曰禮緯天子旌九仞十二旒曳地諸侯七仞九旒齊軫大夫五仞五旒齊較士三仞三旒齊首彼或異代法故旒不依命數周諸侯之旌皆交龍為之上公九旒侯伯七子男五今總云四人則不得兩兩維之但一畔二人分而維之耳○鄭鍔曰諸侯之祀也建交龍之旂亦謂之建常用四人以維之其服與諸侯亦同王六而諸侯四降殺以兩又四者陰之數諸侯雖有君道而視天子則臣也故取陰之數焉

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

鄭鍔曰祀必有尸雖郊祀亦有尸士師言祀五帝則沃尸春秋傳曰晉祀夏郊董伯為尸此言郊祀送逆尸則是郊亦有尸也郊祀王服大裘而冕王服大裘則尸亦服大裘尸服大裘故節服氏送逆尸亦服大裘事至尊之神以類求類欲其純一而不雜如此節服氏八人六人維大常故二人送逆尸也然亦惟郊祀則有裘冕執戈之禮他祀則不用也始焉逆之終

焉送之皆從尸所乗之車事尊神者其禮當致其謹也或謂王服衮冕節服氏亦衮冕近於無等差先王制禮必有毫釐之辨何為至尊之衮冕與臣下同耶蓋祀天之禮内服大裘則外被冕故曰衮冕又曰裘冕司裘言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而不言衮司服言祀天則衮冕而不言裘王服衮則曰衮冕王服裘故云裘冕郊祀以維大常而送逆尸之故乃分而二之使節服氏八人各服其一大常以文為主故服以

衮送逆尸以質為主故服以裘服衮者無裘服裘者無衮豈不有毫釐之辨哉王之奉祀也以内則畫質以外則畫文故兼論乎裘衮又以見名官曰節服氏之意

方相氏狂夫四人

王昭禹曰方相氏者以其相視而攻疫者非一方也月令於季冬命有司大儺則曰旁磔亦以方之所在非一方○鄭鍔曰或謂每歲有時儺之事所謂季春

命國儺仲秋天子乃儺季冬命有司大儺見於月令者是也三時有儺夏則無之方相氏乃為夏官之屬何耶蓋方相氏以狂夫為之康成謂方相猶放想可畏怖之貌義無所攷殆猖狂之意也因四方而驅疫必狂夫為之蓋陽勝則為狂陰慝則為疫狂夫陽之太過者也夏則陽盛而火王陽盛而太過則為狂矣使之索陰慝之鬼亦厭勝之術○賈氏曰執戈揚盾亦武事故在此

總論

薛平仲曰四官之設先王必使世其官者合庶士以衛至尊其事至難使為之長者或更進迭用而非世守之舊則人心涣散不屬所關甚大此虎賁旅賁必以氏為名節服氏以衮冕維太常其職與旅賁氏相關非世其官不足以明禮典之宜方相氏以索室驅疫非世其官不能明鬼神之故此節服方相亦以氏為名也

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乃多反以索室敺疫

鄭康成曰蒙冒也○鄭鍔曰熊之為物猛而有威百獸畏之蒙熊皮所以為威也金陽剛而有制用為四目以見剛明能視四方疫癘所在無不見也玄者北方之色天事之武也朱者南方之色地事之文也以玄為衣所上者武以朱為裳輔之以文○李嘉會曰鬼神陰物狂夫四目玄衣朱裳皆象陽氣以抑陰氣

執戈擊刺揚盾自衛○黃氏曰執戈揚盾

猶尚勇歟帥百隸以為之。王昭禹曰帥罪隸蠻隸之屬賤者之職也○王昭禹曰時儺以時而儺月令季春仲秋季冬是也○鄭鍔曰季春仲秋之儺有國之禮庶人不得為季冬之儺謂之大儺孔子於鄉人儺則朝服而立於阼階以安室神謂季冬之儺大儺驅索諸室中而逐之故朝服以安祖先之神爾○鄭康成曰索廋也○王昭禹曰室者陰慝之所藏

大喪先匶

鄭康成曰葬使之道○劉執中曰凶事多邪慝乘之

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敺方音罔良音兩

鄭康成曰壙穿地中也天子之椁柏黄腸為裏而表以石焉方良罔兩也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鄭鍔曰葬則用木石木石久而變怪生故始葬則敺之亦厭勝之術○易氏曰占夢季冬聘王夢遂令始儺敺疫則令此而已

鄭鍔曰喪則使之為前驅以辟凶邪葬則使之入壙擊罔兩所以安神靈

周禮訂義卷五十一

周禮訂義卷五十二　　　宋　王與之　撰

大僕下大夫二人

鄭康成曰僕侍御於尊者之名大僕其長也○鄭鍔曰公卿大臣輔王於朝其見王為有時若夫左右僕從於王尤親暱茍褻近小人無以聞正論故先王以下大夫為之所以重其任也○陳君舉曰六官皆有風義之臣如地官師氏保氏春官大史内史夏官射人大僕是也○薛平仲書曰太史友内史友記曰射人師僕人師

曰上而正君心於周旋容勿之間下而通人情於勢分難通之際大僕以之帥其僚庶僚以之佐其長上下交孚內外無壅天下之政此其本也○陳君舉曰屬之司馬不惟宮中部署肅給亦以通遽令也不然則有逗留怠於傳命之患

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

項氏曰王之吉服有六大僕正之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黄氏曰此蓋朝服非朝服則燕服也燕服小臣正也

王之眡朝有位正

之則出入起居罔有不欽

王昭禹曰出王之大命則宣之于外入王之大命則納之于內○鄭康成曰出大命王之教也入大命羣臣所奏行○鄭鍔曰王之大命則國之大安危民之大利病所以指麾羣臣而號令四方者　大僕之出入王之大命特以其在王之左右為王之侍御掌趨走奉行之事而已若書言龍作納言詩言仲山甫出納王命則異於是

掌諸侯之復逆

鄭鍔曰諸侯之復上有詢乎諸侯而諸侯反報之諸侯之逆諸侯自出所見以告乎上皆掌受之以上達則無壅遏或謂羣吏之逆庶民之復御僕掌之諸臣之復萬民之逆宰夫掌之三公及孤卿之復逆小臣掌之獨大僕掌諸侯之復逆何也葢臣民復逆王所日聞故内焉御僕小臣達之外焉宰夫達之事之常也若諸侯復逆則非常矣○陳及之曰掌復逆者受羣下書奏也漢之公車司馬令之登聞檢院皆掌天

下章奏乃一官耳大僕掌諸侯復逆小臣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而宰夫又掌諸臣之復萬民之逆不亦多乎蓋官府有尊卑爵禄有高下大僕大夫也則下掌吏民之復逆御僕下士也茍上掌諸侯及公孤之復逆則情意不相通官高則此不肯受官卑則此不肯授於是上下之勢懸隔而天下之事壅於上聞令大僕掌諸侯小臣掌孤卿大夫御僕掌吏民則勢敵情通不敢逗留章奏矣然其事所係甚大於是復

俾大宰之屬掌之則當以所言告之冢宰與王謀議其事而行不特是也秦章邯奏事而趙髙為丞相留司馬門不進則是與章奏者非王之近臣也若夫大僕小臣御僕皆王之侍御僕從也受章奏而達於王無所關決而大臣亦不得自便矣

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

王氏曰王眡朝眡治朝○易氏曰此經正與司士一職互文見義司士正朝儀之位王南鄉則王之位也

雖言王位而非正王位之職所正者羣臣之位其曰
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
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
者在路門之右南面西上羣臣既正其位矣然後大
僕自路門之左立於王前故曰大僕前所以正王位
又言王入內朝皆退鄭氏引玉藻之言曰朝服以日
視朝於內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
政謂諸侯也言諸侯則天子亦然謂王入路門聽政

於路寢則羣臣各退向治事之處若據司士所言皆退疑若大僕亦隨羣臣而退今攷此經文意則大僕實未嘗退所言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乃是退立於路門之本位以俟朝畢及王入路門而聽政路寢則羣臣雖退而大僕復入正路寢之位司士不及此者以其所正者羣臣之位朝畢則退而已大僕掌正王位則無往不從故出入亦如之詳略不同亦各其職云

呂氏曰如漢成帝臨朝之時尊嚴如神及退朝與張放等所説皆淫辟邪侈之事人君到此不是見得有力如何會到罔有不欽田地

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

王昭禹曰路鼓王鼓也必建路鼓示欲四方無所不達○鄭鍔曰路鼓王之所執者也大寢王聽政之所也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使窮冤失職者擊焉上急

變者擊焉欲其近乎王而聲必聞事必達也○季氏曰天子有五門外曰臯門二曰庫門三曰雉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大寢盖在路門之内也考之周禮閽人掌王宫中門之禁則是雉門已有禁矣而路鼓在路門外窮民安得入也盖朝士之職以肺石達窮民而肺石乃在外朝外朝在臯門之内庫門之外則是窮民得至於庫門之外而朝士乃為之達於路門耳然則大僕之所待者乃待朝士之所達也○黄氏曰

鄭謂政鼓節與早晏非也經之建鼓所待者達窮與遽令而已如御僕直事鼓所大僕聞鼓速逆皆其政也窮與遽令皆應亟報故不待眂朝擊鼓而奏之吏始張夫人曰帝方與我飲乃以此時奏事抵破案於是百官不敢奏事○王氏曰先窮者欲速達甚於遽令○鄭康成曰御僕御庶子直事鼓所者○黄氏曰御僕與御庶子各有之通掌其事御庶子士庶子之御于王所者也是於士庶子寂為親近御僕掌王燕令○鄭鍔曰御僕與御庶子受窮民之訴與遽令之事將

以上達使大僕不迎而受之欲上達之速亦不可得

聞鼓聲則速逆之言迎而受之速以上達

孫氏曰命令復逆雖均之為急未若遽令所係於軍

事者尤急故不領於他官而領於司馬既領之司馬

復敘於小宰何也一相在内無所不統使侍御僕從

不由小宰以敘次而紛亂離襲一相不預聞焉則事

權分而君聽惑故達以御僕而後上下之情通敘於

小宰而後内外之體一

祭祀賔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詔灋儀賛王牲事

王昭禹曰祭祀吉禮之事賔客賔禮之事喪紀凶禮之事事既不同王之服位亦異○易氏曰王者祭祀之服六司服之六服是也賔客之服二司服所言鄉射則鷩冕眂朝皮弁服是也喪紀之服一司服所言凶事服弁服是也其位則隨事而立無非大僕之所正○鄭鍔曰大僕既正王之服位又再言之何也盖上所言者王視朝之時乃若祭祀賔客喪紀之服位

苟不正之則事神接人之際失其當矣既已正之又詔之以法使王動皆中度詔之以儀使王行而合禮○鄭康成曰詔告也○王昭禹曰法見於度數者儀見於動容者皆大僕以言告之○鄭康成曰牲事殺割匕載之屬○賈氏曰言殺據祭祀之時親自射牲也司弓矢云共王射牲之弓矢割者即郊特牲云君肉袒親割也匕載易震卦注云人君於祭祀之禮匕牲薦鬯也○王氏曰王之牲事以事鬼神苟外不能治其人內不能治其身雖日用牲祭鬼神猶弗享也大臣衆矣所與治其人

莫尊於大宰近臣衆矣所與正其身莫親於大僕故
贊牲事以此兩官
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
易氏曰不敢自右以周人尚右尊君也○王氏詳說
曰夏官以僕名官者有八大僕祭僕馭僕隷僕僕於
王之左右也道僕齊僕田僕戎僕四者僕於車之左
右也乘車之僕見於曲禮詳矣曰君車將駕則僕執
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軨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

跪乗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左右攘辟車驅而騶至于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車之有僕所以兼車右事也效車則奮衣由右車驅則顧命車右此大僕初非預於乗車之僕特為王前驅而已驅者在途御者在車驅不復御焉有并為之乎令曰自左馭而前驅是王未乗車而乗君之乗車者不敢曠左是左馭者乃乗車之僕在大僕前驅自馭者之左行而馭耳鄭氏以為居左

自馭失之矣

凡軍旅田役贊王鼓

鄭鍔曰軍旅田役王親執路鼓路鼓四面王自擊其一大僕擊其一戎右擊其一故二官皆言贊王鼓助王擊之以用衆也○黄氏曰鼓所令止作也大僕贊王鼓亦左馭居前歟○易氏曰大司馬蒐田之禮王執路鼓必待司馬辨之而後大僕贊之鼓人於救日月則詔王鼓必待鼓人詔之而大僕贊之王皆為之親鼓馬其義見於大司馬及鼓人

救日月亦如之

鄭康成曰日月食時春秋傳曰非日月之眚不鼓○

鄭鍔曰日食陰侵陽伐鼓以助陽月食陽侵陰亦擊鼓者以陽太盛擊助陰之鼓也鼓人言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雷鼓祀天之鼓屬乎陽日食所擊者也月食宜擊靈鼓歟

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窆彼驗反亦如之

鄭司農曰窆春秋傳所謂日中而塴禮記謂之封皆

葬下棺也

易氏曰始崩及窆擊鼓以戒衆人且傳達于四方使四方知喪禮也

縣音玄喪首服之灋于宮門

鄭康成曰首服之法謂免髽笄總廣狹長短之數縣其書於宮門示四方○易氏曰小宗伯既巳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此復縣首服之法于宮門者首服則婦人之服衰冠則男子之服○黃氏曰必使大僕

掌之者大僕侍御之官王之起居所當知也漢武帝崩燕王使幸臣王孺之長安問帝崩所病執金吾郭廣意言待詔五柞宮宮中讙言帝崩諸將軍共立太子歸以報王王曰上棄羣臣無語言蓋主又不得見甚可怪於是為反謀故人主左右無中外共信之臣及平時無法度可使與臣民相闗通緩急之際姦宄遂得妄有窺伺周官王出則大僕前驅居則賛相不眂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大喪始崩戒鼓遂出喪首

服法防微杜漸之意深矣

掌三公孤卿之弔勞力報反

鄭康成曰王使往○鄭鍔曰王於公卿有弔之之禮以致其哀戚之情有勞之之禮以示其閔勞之意三公孤卿近臣之重故遣僕臣以往見其恩厚也

王燕飲則相息亮反其灋

鄭鍔曰王有燕飲臣下之禮以示慈惠公三燕侯伯再燕子男一燕其燕皆在寢如主人酌賔賔酬主人

之類皆有法也大僕侍王左右故相其法燕而有法則無廢禮之愆幽王荒廢飲酒無度以其無法故敷大僕相其法此其所以用吉士而不敢用便辟側媚之人

王射則贊弓矢

鄭康成曰贊謂授之受之○鄭鍔曰射有挾弓執矢之法文承燕飲之下則知因燕而射也先儒以為大射恐不然射以觀德而王者之射尤諸侯臣下之所

取法故令大僕贊之後世委任華重漸至於執政而名官以僕射其原蓋起於此

王眡燕朝則正位掌擯相

鄭康成曰燕朝朝於路寢之庭王圖宗人之嘉事則燕朝○鄭鍔曰上言正王之服位又言祭祀賔客則正位此又言正位者燕朝之位也王有三朝而燕朝乃安燕之地親族所聚正其位而且擯之相之則王之見之也以禮而宗人之見王也不敢恃恩以犯分

王貽禹曰擯則相賓相則助王皆大僕掌之

王不眡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

鄭鍔曰一日二日萬幾王者不可一日不眡朝王不眡朝是必有故以辭諭諸大臣使知其不視之故若以安燕而廢朝當論諫以箴過於未萌三公孤卿大臣也與國共休戚宜以辭告之

總論

李嘉會曰大僕與王宬親無一事不正乎王無一動

不贊其禮不惟正眡朝之服位至入於燕朝亦如之不惟正賔祭喪紀之服位而位在燕朝者亦正之王有牲事則贊法儀王有燕飲則相其法師田則贊王鼓王射則贊弓矢穆王以此職命伯冏謂其出入起居罔有不欽其見大僕有關於王身者如此其重

小臣上士四人

黄氏曰地愈近則事愈褻而職愈畀故名大僕曰大小臣曰小

鄭鍔曰小臣掌傳王之小命王有所行則詔相其法儀之小者疑若卑褻以上士為之何耶葢所謂士者以德行道藝考選而進者在王左右必不導王為非矣故穆王命伯冏慎簡乃僚其惟吉士正謂此也春官之內小臣掌王后之小事者尚以奄上士為之況事王乎否則近而不遜遂至假命擅權奉使四方則光燄殷殷用事宮中則廢立皆出其手强藩悍鎮出其門下如唐末之禍

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灋儀

鄭康成曰小命時事所勑問○王昭禹曰大僕言出入王之大命則小臣掌出入亦可知王之小命其小法儀趨行拱揖之容○王昭禹曰小法若行以肆夏趨以采齊之類小儀若天揖同姓時揖異姓土揖庶姓之類小臣言小法儀則大僕所謂詔法儀者乃其大者也大僕言詔而小臣言詔相非特詔以言又相以力也

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

鄭鍔曰諸侯之復逆大僕掌之為其入朝則有賔道也三公孤卿日以事聞乎王以其亟也故小臣掌之

非有所輕重也

正王之燕服位

鄭鍔曰王自路寢聽朝而退適小寢則正其燕居之服位大僕正於外小臣正於内此所以無適不正也

○王氏詳說曰案玉藻天子以龍衮祭以玄冕聽朔以皮弁聽朝以玄端燕居諸侯以玄冕祭以裨冕朝以皮弁聽朔以朝服聽朝以玄端燕居夕深衣祭牢肉天子諸侯雖燕居同於玄端然天子初無夕深衣

也是諸侯適小寢釋服而玄端與天子同夕深衣又與天子異

王之燕出入則前驅

鄭鍔曰燕出入若今遊於諸觀苑○又曰朝覲會同祭祀軍旅之時大駕雷動百司駿奔儀衛無所不備若夫燕游之觀不備百司則小臣掌前驅之儀蓋雖燕遊亦不可以不正王體也

大祭祀朝覲沃王盥

王氏詳説曰鬱人云凡祼事沃盥此云大祭祀朝覲沃王盥者蓋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九獻七獻五獻皆須盥也鬱人之沃盥但於盥獻事耳其朝覲饋獻卒食之獻所以沃盥者小臣也

鄭鍔曰事神待賓其法則同第所掌有小大耳

小祭祀賔客饗食賔射掌事如大僕之灋

鄭康成曰賔射與諸侯來朝者射○黄氏曰大僕王射則賛弓矢此外不見掌事之法是則賔射小臣賛

弓矢也○鄭鍔曰雖掌其小而法如大僕也

掌士大夫之弔勞凡大事佐大僕

鄭鍔曰掌小事故掌弔勞于士大夫凡有大事則為大僕之佐而已

總論

易氏曰小臣佐大僕者也大僕出入王之大命此則言辭告語之末故掌王之小命大僕詔王之法儀此則趨行拱揖之容故詔相王之小法儀大僕於眡朝

及禮之大者正其服位此則正王之燕服位大僕於王之大禮路車出入則曰左馭而前驅此於王燕出入則前驅以至大僕掌諸侯之復逆而此則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大僕掌三公孤卿之弔勞而此則掌士大夫之弔勞凡此無非大僕掌其大而小臣掌其小也小臣所得而專者大祭祀沃王盥而已然先王設小臣之職亦猶后之有内小臣而内小臣所掌反同於大僕何也大僕正王之服位而内小臣亦正后

之服位大僕出入王之大命而內小臣亦掌王后之命大僕於王之出入則曰左馭而前驅內小臣於后之出入亦前驅大僕於祭祀賔客喪紀則詔法儀於眡燕朝則掌擯相內小臣亦擯詔后之禮事蓋內小臣之於大僕則內外之辨小臣之於大僕則大小之辨

祭僕中士六人

黄氏曰僕本燕閑之官祭尊燕褻不敢以褻干尊故

專設官

掌受命于王以眡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

王眧禹曰前期有戒既戒供具有糾焉所以約其緩散○鄭康成曰糾謂校録所當共之牲物○鄭鍔曰小宗伯而下專主祭祀之事又設祭祀官親受王命以視祭祀何耶葢人君為神民之主禮重於祭苟祭不親非所以事神此所眡之祭祀乃王所當躬臨者也王偶有故不獲

躬親必命有司攝事故特設祭僕之職使掌察眡之事受命而臨覿之又以言而警戒之有不戒不具者皆得而糾舉之則祭祀益嚴無以異於王之躬親矣

○劉執中曰王之於祭祀也冢宰振其綱宗伯正其職六官之屬各祇其事先期警戒擇賢執事十日涖牲齋戒滌濯可謂盡其誠敬備乎禮文矣而具脩之初王不可得以躬眡之也乃設祭僕之職專受王命以眡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是代王躬眡於其事也

既祭帥羣有司而反命以王命勞之誅其不敬者

鄭鍔曰祭畢則帥羣有司而反命乃以王命勞其勤

者而誅其不敬者則羣有司知所懲勸矣○王氏曰肆師誅其慢慢謂不肅也祭祀誅其不敬則非不肅之謂也

大喪復于小廟

賈氏曰大喪王喪也王生時所有事之處皆復祭僕復小廟夏采復大廟隸僕復大寢小寢也○黄氏曰夏采復于大祖不曰大廟然則總謂之太廟猶大社大稷也故夏采復于大祖不言廟祭僕復于小廟避

夏采大祖之文髙祖以上猶有二祧○王氏曰祭僕掌受命于上以眡祭祀隷僕掌五寢埽除糞洒之事王皆以故習而親焉故也既置夏采掌復復正事又以二僕參焉復盡愛之道求所以生之不以方而已

凡祭祀王之所不與音預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

黄氏曰祭王之所不與者山川在畿内地遠王不行公卿百辟之有功德於民者秩畀王不行然皆國之命祀故賜之禽○王昭禹曰賜之禽亦以出於王命故也都家祭祀皆命

於國王不親祭各使其主者祭之

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

鄭鍔曰諸臣之祭致胙於王謂之致福必受而膳之然胙自外來將以奉王詎可輕焉必度而省之知其非可疑然後致膳先儒謂展其牲之體數大牢則牛左肩九个少牢則羊左肩七个之類則所展者曷止此觀晉申生歸胙而驪姬毒以獻其事有不可不防者展而受之之意豈止於體數而已哉○易氏曰凡

祭祀受胙謂之受福言神錫之福而君受之也都宗人家宗人與國之祭祀有司皆致其福于王祭僕則展而受之膳人則受而膳之則祭祀之誠至矣

御僕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賈氏曰大僕至御僕四官列職同官故同府史

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與其弔勞

易氏曰御僕所掌復逆視大僕小臣有尊卑小大之異視宰夫有甚不同者此謂庶民非萬民之衆所謂

羣吏則府史胥徒之在官者亦非諸臣也諸臣則諸侯羣臣咸與非御僕所得而並言然宰夫於諸臣言復此於庶民言復宰夫於萬民言逆此於羣吏言逆所謂復逆者蓋通上下言之○王氏曰庶民之復大司寇所謂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于上者故大僕言建路鼓以待達窮者聞鼓聲則速逆御僕也

李嘉會曰羣吏庶民安有弔勞觀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産哭之哀漢征民宿衛及其去也天子親享之羣

吏庶民或有弔勞宜也

鄭鍔曰於吏民有哀則弔有勞則勞未嘗以其賤而遺也使御僕掌弔勞見恩意之厚○易氏曰以大僕掌三公孤卿之弔勞小臣掌大夫士之弔勞推之此亦羣吏之弔勞也

大祭祀相盥而登

鄭鍔曰祭祀以匕登牲體於俎王盥手乃登之○王氏曰王盥而登御僕相之○王昭禹曰相盥非沃也若儀禮所謂奉盤授巾是也

大喪持翣

鄭康成曰翣棺飾也持之者夾蜃車○易氏曰此喪祭之冗事故御僕掌令

掌王之燕令

鄭鍔曰燕居之令非視朝時所出羣臣不預聞故掌其傳導也

以序守路鼓

鄭康成曰序更也○王昭禹曰御僕下士十有二人

以序更守路鼓以待達窮民與遽令○李嘉會曰不說御庶子者升而為士則非御庶子矣

隷僕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鍔曰左傳曰輿臣皁皁臣隷隷臣之尤賤者名官以此葢五寢者神之所依當埽除糞洒以致潔清乃皁隷所當為以是名官使知僕隷之役不敢廢事也○黄氏曰隷僕職任愈褻故雖屬大僕而別置府史胥徒羣僕皆御于王所○孫氏曰隷僕之屬夏官法

嚴而儀肅不容狎視漢法事關宗廟必置重辟亦此意

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

黄氏曰寢之為五何如或曰五當為王祭祀脩寢為王將齋故脩治潔清之寢廟惟月令有之自漢以來原廟置寢於諸經未見廟有寢者然漢廟有寢亦死事耳○劉氏曰五寢夫人以下所居也王后所居謂之正内隷僕不掌自有寺人内豎也鄭玄謂五寢五廟之寢非也隷僕乃掌洗乘石蹕宫中之事古者神人不褻若典職宗廟何緣褻之於宫中而外役

乎○鄭康成曰汜埽曰埽埽席前曰拚洒灑也

祭祀脩寢

劉氏曰脩讀為滌祭祀則齊齊則大滌五寢使之涓潔不犯禁也

愚案注疏引爾雅有東西廂曰廟無曰寢必須寢者祭在廟薦在寢也月令凡新物先薦寢廟不知寢廟脩除於守祧自屬禮官令掌之隸僕廁於僕從之後必非寢廟之寢況經中只言五寢又不曾

及廟字黃氏劉氏之說是矣

王行洗乘石

鄭司農曰乘石王所登上車之石詩云有扁斯石履之卑兮○鄭鍔曰王所踐履猶致其潔如此則事至尊之禮嚴

掌蹕音畢宮中之事

鄭司農曰蹕謂止行者清道若今時儆蹕○鄭康成曰宮中有事則蹕○易氏曰於宮中為之蹕致其肅也

大喪復于小寢大寢

劉氏曰大寢內寢小寢燕寢正內春秋莊公薨于路寢僖公薨于小寢○黄氏曰復於其平生所有事之所小寢大寢王所燕居也鄭說皆非

弁師下士二人工四人史二人徒四人

賈氏曰郊特牲云夏收殷冔周弁則弁亦冕也即是六冕皆得稱弁○鄭康成曰弁者古冠之大稱委貌緇布曰冠○王昭禹曰冕上服以臨下弁下服以事上人君服以冕亦服弁

者以上得無下也此掌五冕之官所以名之曰弁師

鄭鍔曰王之冕弁宜在禮官令乃列之夏官繼大僕羣僕之後在司戈盾司弓矢之前俱非其類疑其失次○徐鄉曰弁者所以見諸侯夏則於卦為離萬物相見之時故弁師屬焉

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音早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

鄭鍔曰五冕制度冕與弁異攷之皆可疑今隨文釋

之冕之長短廣狹經無文漢儒謂用版廣八寸長尺

六寸以布衣之上玄下纁名謂之冕冕者俛也後髙

前下有俯俛之形故以名焉在髙位者失於驕矜欲

令位彌髙而志彌下之意然王之吉服六每服一冕

則宜六冕今止五冕者禮圖以大裘之冕無旒陸佃

云大裘襲衮則戴冕繅十有二旒大裘與衮同一冕

故服六而冕五此說得之

李嘉會曰五冕不及大裘大裘天子服也今說五冕

則公卿大夫士之服也然必曰王之五冕者惟天子則五冕可具也○王昭禹曰服者下之飾陰也故有六陰數也冕上之飾陽也故止於五陽數也○賈氏曰皆玄冕古者績麻三十升布染之上以玄下以朱衣於冕之上下○鄭鍔曰玄冕朱裏說者以玄在上者升而與物辨以象道之妙朱在下者降而與物接以象禮之文上玄之版謂之延取其長也垂之以旒謂之邃取其深也紐○鄭康成曰小鼻也綴於冕之傍垂之以武傍孔相當以笄貫之欲其牢固也有延

以為覆有紐以為固文以五采為繅○鄭康成曰繅雜文之名

垂於前後故曰五采繅十有二也就皆五采玉十有

二就成也以一玉為一成結之使不相幷也○賈氏曰就皆

五采玉十有二者此各據一旒而言於一旒之上以青赤黄白黑五色玉貫於繅繩每玉間相去一寸十二玉則十二寸就成也○鄭康成曰此為衮衣之冕十二斿則用玉二百八十八驚衣之冕繅九斿用玉二百一十六毳衣之冕七斿用玉百六十八希衣之冕五斿用玉百二十玄衣之冕三斿用玉七十二

玉笄以玉為笄以貫之也朱紘以朱色之紐為緌而

屬結之也○鄭康成曰紘一條屬兩端於武○賈氏曰謂以一條繩先屬一頭於左傍笄上以

一頭繞於頥下至向上於右相笄上繞之○王氏曰
○劉氏曰朱紘上繞笄之兩傍助其固也
五采備采也十有二就備數也玉十有二備物也玉
笄貫其上以象德也○李嘉會曰五冕五采必五者
象仁義禮智信五者無一不備○黄氏曰康成以繅
不言皆有不皆者非也又以十二向絶就字下屬亦
非五采繅十有二就冡上玄冕朱裏延紐皆字十有
二就下又有皆字謂每就十二玉也冕制於經無所
考注疏家所言皆約漢制未可信康成又采摭禮記

儀禮殘闕不全之說牽合為證亦難信者然則天子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繅斿十二就就皆十二玉玉笄朱紘是則一冕耳而曰五冕者正以著其同也大裘之冕不數自見其為異

諸侯之繅斿九就瑉〈亡貧反〉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吐練反〉玉笄

鄭鍔曰近世陸佃論此云諸侯九斿則上公十二斿可知公衮冕十二斿侯伯鷩冕九斿則毳冕七斿希

冕五斿玄冕三斿可知舊圖謂侯伯之服鷩冕七斿子男毳冕五斿公之孤希冕四斿則以上迫於上公衮冕九斿又迫於玄冕三斿為之說也一曰凡冕天子皆十二斿諸侯皆九斿故記曰天子十有二旒諸侯九而弁師云諸侯九就諸侯蓋通稱繅即禮記所謂藻也易藻為繅繅雜文之名取其義之著也斿即禮記所謂旒也易旒為斿謂其垂於前後如旌旗之斿也諸侯九就蓋自公而推之以九以七以五皆可

見矣瑉玉者石之似玉子貢所謂君子貴玉而賤瑉為玉之寡而瑉之多者是也天子之德全故其玉用全諸侯之德殺於天子故用瑉玉天子用五采之玉所以表其德之全諸侯德不及天子故用三采之玉其餘如王之事則玄朱延紐朱紘之類皆同乎王也所以可同乎王者以其有人君之道故耳然言其餘如王之事則特笄紐之類○黄氏曰其餘如王之事言公衮冕其餘鷩毳希玄皆與王之事同事謂祭祀射饗所當用也鄭以為延紐非也

經不言玉之數則每

旒之玉皆十二與王同亦可知也其異於王者殺其斿與其采而已不如是殺玉彌寡其垂有不可及曰者詎足以示蔽明之義哉繅斿皆就言玉既三采則繅斿之就皆三采也〇易氏曰繅斿皆就又總言侯伯子男之冕侯伯七命則七就也子男五命則五就也〇鄭康成曰玉瑱塞耳者〇鄭鍔曰前旒蔽明以見其收視於内玉瑱塞耳以見其反聽於無聲〇賈氏曰王不言玉瑱王與諸侯互見為義是以王言玄冕朱裏延紐及朱紘明諸侯亦有之公言

玉瑱明王亦有之○李嘉會曰玉瑱王不言之言王之德自能反聽不待玉瑱而知也

王之皮弁會古外反五采玉璂音其象邸丁禮反玉笄

易氏曰王之吉服其弁三皮弁用之於眡朝韋弁用之於兵事冠弁用之於田獵兵田之弁有時而用之者也皮弁眡朝則曰眡朝之禮其用數矣此弁師所以特言皮弁之制會五采玉璂者詩謂會弁如星言縫中飾之以玉爍爍而處狀似星也又曰其弁伊綦言其文也詩又作騏騏馬青驪文也○李嘉會曰璂綦也結也詩云

會弁如星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謂之綦○鄭鍔曰璂音基有基本之意玉以比德言用德以為基也

象邸者以象骨飾弁內項上之邸以明託宿之義○鄭鍔曰象以比禮言用禮以為主而貫之以玉笄者也○鄭鍔曰王之冕諸侯之冕與夫王之皮弁三言玉笄見其皆不可無笄以為固也此所謂皮弁之制若夫韋弁即爵弁也所謂爵弁經紂衣是已冠弁即玄端也所謂玄衣素裳是已二弁與皮弁素積相似微有損益言皮弁則韋弁冠弁在其間

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

鄭康成曰弁絰王弔所服也其弁如爵弁而素所謂素冠也而加環絰者大如緦之麻絰纒而不糾司服職曰凡弔事弁絰服○賈氏曰緦之絰則兩股此環絰則以一股纒之不糾○

李嘉會曰弁絰五服之輕者王弔乃五服之外故約言之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絰各以其等為之而掌其禁令

鄭鍔曰上言天子之冕弁其九就者上公之冕也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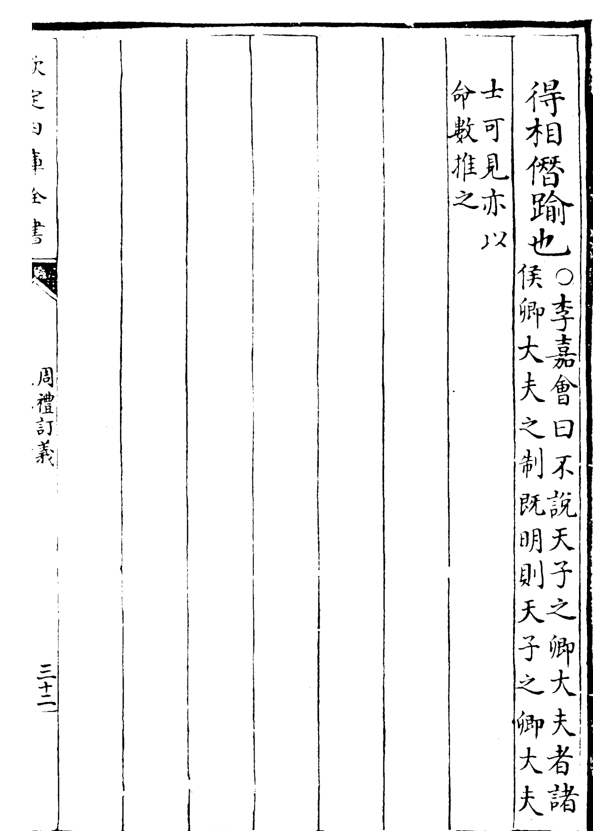
夫侯伯以至孤卿大夫則視其爵等而為之降殺○易氏曰上言上公玉繅之數而兼言諸侯之繅斿皆就未及夫冕玉之制此經言諸侯之冕弁而兼及卿大夫冕弁之制蓋侯伯之冕七就用玉九十有八而繅皆三采子男之冕五就用玉五十而繅皆二采以至孤四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卿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再就用玉八朱綠而已其韋弁皮弁則侯伯璂飾七而玉皆三采子男璂飾五而玉皆二采孤則璂飾以四三命之卿璂飾以三再命之大夫璂飾以二亦朱綠而已弁經雖無飾亦有等殺此不言士者司服所謂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則皮弁亦士服也

○王氏詳說曰韋弁鄭氏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引左氏傳曰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釋聘禮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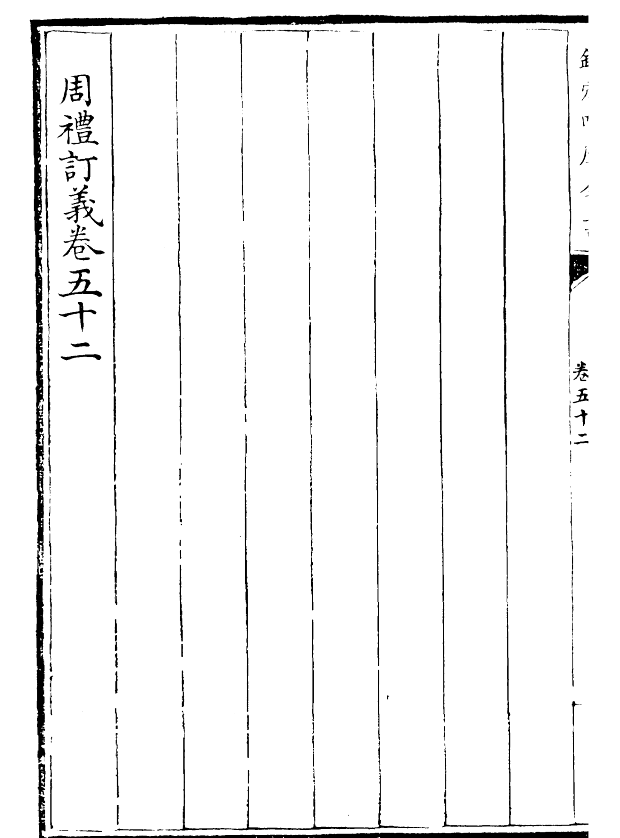
韎布以為衣而素裳既曰韎為衣又曰韎布為衣既曰韎布為裳又曰素裳盖以軍國之容不同故也韋弁或謂乃爵弁為士之祭服而王之服者哭諸侯即服之○鄭鍔曰司服有韋弁皮弁冠弁服弁經此官惟有皮弁韋弁弁經鄭康成云不言冠弁冠弁兼於韋弁皮弁不言服弁服弁自天子以下無飾無等而陸佃云韋弁爵弁也故弁師有韋弁而無爵弁也冠弁服弁皆皮弁也故弁師有皮弁而無冠弁服弁康

成之說誤矣○李嘉會曰皮弁用以眡朝故言之特詳韋弁用之於兵事冠弁用之於田獵韋弁即爵弁冠弁即玄端也所謂玄衣素裳是也二弁與皮弁相似而微有損益○黄氏曰王不叙韋弁諸臣則叙之皆微意也天子親將本非帝王之盛節必大不得已而後行之

鄭鍔曰冕弁之制而尊卑貴賤各有其等弁師為之掌其禁令則禮行於六服矣○鄭康成曰禁令者不



得相僭踰也○李嘉會曰不說天子之卿大夫者諸侯卿大夫之制既明則天子之卿大夫士可見亦以命數推之



周禮訂義卷五十二

謹案卷五十一第三頁後六行於魯書季友仲遂

刋本友仲二字訛倒據春秋傳改

第七頁後一行賈氏亦曰刋本亦訛不今改

第十五頁後五行内史又從而貳之刋本又訛文

今改

第十七頁前七行則為二十一體而燗之也刋本

燗訛爛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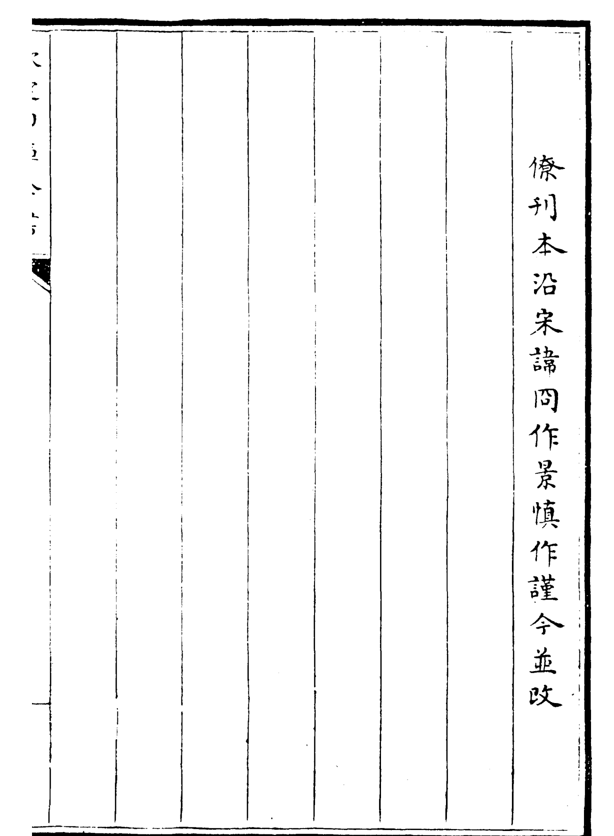
第十八頁後二行註色吏反刋本色訛邑今改

第二十五頁前八行註如國語宣王欲得國子之能訓諸侯者刋本宣王訛孟子今改後一行樊穆仲曰刋本仲訛公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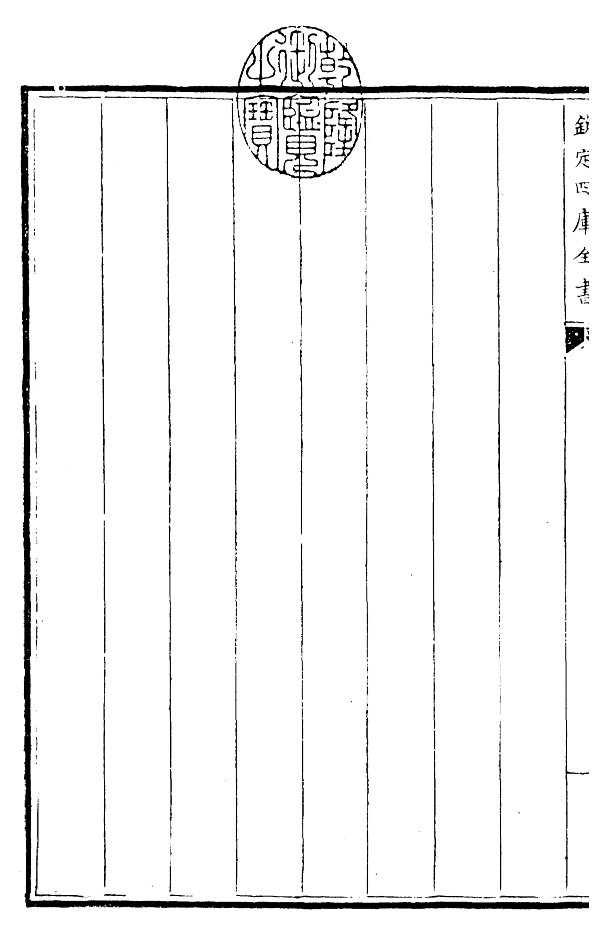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七頁前八行則是改征為賦矣刋本改訛政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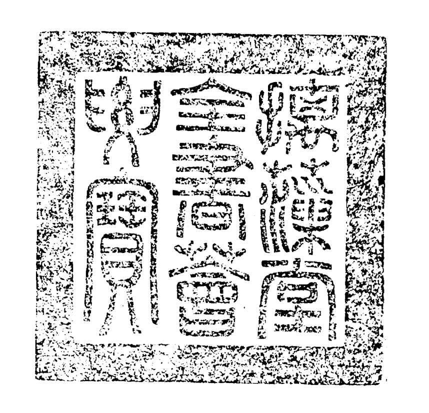
第四十二頁前三行而節服氏之六人者刋本六訛二今改

卷五十二第十三頁後四行故穆王命伯冏慎簡乃



係刊本沿宋諱冏作景愼作謹今並改


欽定四庫全書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　攸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録監生臣孟錫山

謄録舉人臣王嵩齡